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左傳折諸卷二十四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帥師圍潛

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班孟堅謂浪蕩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其一水自百

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而南注淮謂之沙汭義城今懷遠也

王使甲坐於道

娓菴録曰寫得精神字琢句鍊而又勁快此荆軻傳之祖

執羞者坐行而入

注坐行膝行朱子集跪坐拜說引儀禮坐取爵坐奠爵禮記坐而遷之一坐再至武坐致右軒左老子坐進此

道而曰凡言坐者皆謂跪也又引莊子跪坐而進之謂跪與坐有小異獨未及膝行之為坐行史項羽紀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無敢仰視吳王僚之執羞者亦若是也

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

中說董常問元經之帝元魏文中子曰天地有奉民生有庇即吾君也與季子之言如出一口孔子以有吳延陵君子表其墓蓋深許之太史公傳伯夸韓子為之頌

所謂易地則皆然並行而不相悖王荆公曰使伯夷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則大敝傷道名教罪人矣

甲在門矣

劉粲欲圖劉乂詐稱中詔使衷甲以備非常乂從之粲與靳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使粲以兵圍東宮誅其官屬及乂所親厚大臣數十人廢乂為北部王尋殺之而叔孫氏之臣駟赤謀逐侯犯亦誑之

多舍甲於門以驚衆

范獻子取貨於季孫

春秋之世亂臣賊子衆矣然密謀則猶欲掩其迹廣坐則不敢托諸言蓋皆有愧恥恐懼之心焉未有如此之黨惡罔上言之不怍者

事君如在國

萬充宗曰鄭蔡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黚牟孫甯出獻公則立剽彼於故君則義絶於新君猶

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驁不臣而其名猶藉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不改立君自行君事魯無君者八載說者謂懼公議之見討未敢無忌憚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為黨惡之誣詞耳自扈之會士鞅為此言於是意如每歲買馬歸從者之衣屨於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信以為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鄟陵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果事君如

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入不特窮之於封内又極之於所往卒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栖栖中路客死乾侯意如儼然改王改步入廟主㓗内欺臣庶外固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尚不謂之無忌憚者乎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凶專恣横逆未有如季氏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不改事君而寛其責是徇於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者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

斯師也何為乎來哉春秋失國之君多託處境内鄭厲居櫟衛獻居夷儀區區之鄆不容栖息而以兵逐之公徒敗而展轉齊晉間復如鄆如乾侯季氏乃姑容之葢十七年諸侯會扈謀納公方為意如之所畏忌故驅之尤亟也陽虎與師真季黨惡故其後叛季不得與南蒯不狃同忠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愚菴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於進胙之時欲神之聽

之也惡之極矣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天生姦慝以禍人國飛廉惡來畜聚蹶橋遞降以逮春秋優施亂晉伊戾誤宋伯嚭亡吳管仲之仁不能去豎刁史魚之直徒抱憾於彌子吾獨惜夫沈尹戌者能除費無極鄢將師一時稍快郤清矣卒至郢都顛覆身不免於癰疽之布裳裹首故奸人常幸而賢者常不幸也悲夫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

公子慭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生女曰重為景公夫人因燕而請見魯君其意似親其禮則媟追後髙張來唁主君之稱其卑昭公有漸矣當野井初孫之時子家子早有千社為臣之歎箋注謂昭公僅得千社而臣之非也乃謂景公欲以千社臣魯君耳應龍困於潢汙魚鱉媟之失意景象可為於邑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梧岡曰祁勝鄔臧淫亂之法古所未聞祁盈身是家公
執而戮之宜也於國何與即云専戮家臣不為無罪然
豈至滅族乎祁大夫之賢世濟其美猶將十世宥之今
壹不免其孫晉國失刑何至於是蓋是時六卿擅晉分
裂公家並兼私邑專自封殖人之瘠己之肥也祁氏有
家禍而諸卿相與私慶於室矣謂可以因而斃之一鹿
踣而衆犬樂一鼠腐而羣鴟喜他日分祁氏之田以為
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不入於國而入於私家

盈實無罪田為之罪不獨荀躒受賂而諸卿亦皆利之不然祁氏之禍何無一人平反者其後知韓趙魏四家共逐范中行氏而分其地魏趙韓三家又共滅知氏而分其地世變至此為已亟矣

遂滅祁氏羊舌氏

晉悼以六卿之長皆民譽能復霸諸侯然自是專政之勢成矣就其中魏絳之謀國荀吳之用兵趙武之德器韓起之文藻皆賢臣也范匄雖權賄猶知衛社稷至其

嗣而大變矣荀躒范鞅嗜貨行讒之奸臣也故適足以亡家魏舒趙鞅覬覦跋扈之逆臣也故遂至於篡國舒鞅之陰鷙師昭之匹也趙無卹魏斯之雄達丕炎之亞也智瑶鷙鷙而不終其瓚布之徒歟

又

祁奚叔向之賢而一殄於其孫一覆於其子積善餘慶聖言殆無徵乎

夔是以不祀

薛方山曰禹身受舜禪稷契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伯益之後爲秦亦滅六國而有天下惟臯陶之裔蓼六先亡則以刑名絶世也后夔制樂以和神人可謂有功矣生子伯封有豕心爲后羿所滅則玄妻尤物禍之愚按再加以伯夸之後太公望封齊典禮之功次於三代之祖亦遠駕臯夔之裔合觀舜命九官惟共工之倕納言之龍後嗣無可徵云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媿菴錄曰叔向母絕世之識也孔明娶醜婦了此矣

魏獻子為政

晉獻公以耿賜夙魏賜畢萬為其大夫文公使箕鄭為箕趙衰守原皆君自為政自范匄以曲沃賂魏舒權歸於卿然州田之歸韓起猶白晉侯而與之至是而祁羊舌十縣之田賈辛魏戊諸人大夫之命析土班爵操之執政一人視為固然蓋自昭頃以來童昏繼世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國安得不分哉

司馬彌牟為鄔大夫

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南接鄔地理志幷州之藪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又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即此水也

賈辛為祁大夫

汾水經候甲水又西北歷宜城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余祁矣

魏戊爲梗陽大夫

元和郡國志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富辰所舉文之昭十六武之穆四兄弟之國已二十人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猶未在内或言名公封燕與昭公爲兄弟而鱄止云十有五元凱注亦未駁正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

居三十五人與此傳亦不符楊倞注亦引成鱄之言言傳之四十人葢舉成數鄭語史伯對桓公謂當成周之南十國北九國西東各八國皆指近周之諸侯為言所謂非親則頑故不可與此處傳文推考

三年不言不笑

息嬀事楚子生堵敖及成王而未言賈大夫之妻三年不言不笑吾不知其何以相對也嵇康從孫登游三年終不答魏元忠問相于張憬藏久之不答遂拂衣而起

御以如臯射雉獲之

野客叢書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左傳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將軍之稱始見於此夏書大戰于甘乃名六卿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戰國置大將軍又置前後左右將軍西漢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武帝征伐四夷有伏波樓船度遼橫海貳師等名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四征興於漢代四安四平起於魏初後漢有三鎮之稱魏有鎮北之號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鄱陽通考其

本末甚詳田蚡相漢武帝灌夫謂之曰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早臨亦以將軍稱丞相檀弓將軍文子之喪稱衛執政也今魏舒執晉政而閻没女寛以將軍稱之正同此義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嚴開止曰求晉又不得還居於鄆鄆固齊之所取也豈容如晉之人一日安於此土哉嗚呼能死則死不能死則南走吳耳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楚尚懼之何况齊

晉彼馳尺一以問晉晉將討季之不暇何子家子之不出此哉故子家子者智出茅夸鴻之下而徒以其君客死於乾侯者也

平子每歲貫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汪克寬曰意如歸馬若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加刃於人而以手拊之小人之欲掩其惡也

公將為之櫝

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諫而止子家正與同指但昭公行侈妄於喪國之時尤為可怪

使獻龍輔於齊侯

注龍輔玉名疏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謂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費解甚矣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為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令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昭公蓋以上公之禮尊齊君

故喜而與之邑

蟲莫知於龍

論衡龍虚篇天地之間怳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為神龍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行食之物不得為神傳言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雨霽與螾螘同

古者畜龍

列子黄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周宣王之牧正有梁鴦者能養野人禽獸餧食於園林之內能令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邱園傳之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為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順而媚養己者順也養禽獸之術可以相傳豢龍御龍亦學而得之郯子所云鳥官龍紀上古視為尋常後世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耳

又

陸機餉張華鮓華辨其為龍肉是龍可醢而饗也僧杰公使羅子春齋燒燕五百入洞穴獻龍女食之是求其

者欲以飲食之也燕有黑白龍各一見於龍山慕容皝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其宫曰和龍則又龍鬬而人覿之亦擾龍之一事矣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方定之曰書稱鳳凰來儀來儀云者猶周之鳴於岐山耳非如靈囿之白鳥鶴鶴也語曰使麟可覊何以異鹿豕况龍乎使舜畜龍禹必恒見之豈惟禹見之從禹而為帝臣者必多見之何為中流乍見而舟中人皆失色

耶至於乾之六龍以尚其象象者像也猶云載鬼一車翰音登於天豈必徵諸物耶故不可以易之辭附齊東之語也

懼而還于魯縣

劉累為帝堯之末孫既居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滍水所出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於堯山魯陽文子與韓戰揮戈而日返三舍即在此地出滍水經注　豢龍井在韋城廢

縣古城內之東南

又

竹書紀年帝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七年劉累遷於魯陽

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禮四靈以為畜孔疏皆同謂先儒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麒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

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而鳳凰來儀龍為東方之獸木生於水水官棄矣毋不修故子不至也

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

世族譜云少皥其官以鳥為名此五官當在高陽之世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黎居官皆在高陽之世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則黎又在高辛之世世世不失職此之謂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漻水經注一水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祠父老相傳是神農氏生處禮謂烈山氏水有九井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

遂濟窮桑

注窮桑少皡氏之號也地在魯北通志即魯曲阜也故曰封伯禽于少昊之墟

送賦晉國一鼓鐵

家語載此事注云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鑄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邱瓊山曰鄭晉二國所謂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於方策至子產范宣子鑄於器則為一定之硎無復古人酌量之制故叔向仲尼譏之愚按杜周言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意為輕重誠大敞傷道然裴頠云刑書之文有限舛

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
孔子叔向三代直道之用心故同裴而異杜近世吏論
則例論成案法令滋章俗吏為政求如開皇開元之制
律又邈哉古矣

公在乾矦

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補首書元年四月書策命孺子
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
在乾矦之義此孺子嬰也嬰係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

成侯顯子正統雖絶故君尚存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此吳正傳集所録而王漁洋香祖筆記如此

又

繩武曰綱目唐中宗廢爲廬陵王幽於别所每年必書帝在房州亦仿此例

非公且儆過也

范淳夫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於本紀不

没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

防山以水之

梁天監中魏降人王足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四月乃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五丈高二十丈軍壘列居其上九月而壞不仁之人壅防百川隳高堙

庳以害鄰敵蓋有此事智伯所謂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猶其未甚者耳

己卯滅徐

馬貴與謂徐柏翳之後有國已久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遠狩而偃王遽爾僭王侈然有朝諸侯一天下之意及東遷之後徐始微弱楚吳相繼爭徐徐卒不免愚按鄱陽止論三代以前之徐耳東坡守徐州上書言徐為南

北襟要三面被山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有飛揚跋扈之心漢高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朱全忠碭山人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魏太武以三十萬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吳子問于伍員

漢藝文志兵家有伍子胥十篇雜家又有伍子胥八篇

若為三師以肆焉

隋高熲畫取陳之策曰江南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敵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隋文用其言陳人益弊其術蓋本之子胥

晉人名季孫

娓菴録曰意如以臣逐君凡有人心疇不憤之況晉盟主乎定公惑於士鞅之巧言非惟不克納公反好與之

會道之叛焉與曰晉之六卿分晉而有之則晉侯亦昭公而已爾無足惜者

子必來我受其无咎

陸伯沖曰逐君之臣晉不之討而反與爲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晉之盟主可見矣

子姑歸祭

禮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國中無有敢祭者矣荀躒曰子姑歸祭以主祭予季氏逆臣之相朋比

如此

君以一乘入於魯師

懿伯忠智無可譏然此策亦恐難行使昭公從其計歸國前後左右皆季氏之黨其能安乎唐昭宗執韓偓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可為千古疑指

名之不可不慎也

娓菴録曰名之以下作斷制乃傳之變體凡此類每用相似者形容之豹事與濫反而比類定案絶奇之文

求食而已

吴處厚青箱雜記曰傳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賤而書名蓋甚之則以其無廉恥之至也今倡家謂之求食本乎此

春秋書齊豹曰盜

徐幹中論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聖人之惡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彼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

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無殺人之罪而聖人惡之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豈徒鄉愿之謂乎

又

尤悔菴曰綱目書盜者皆不知其人也如盜殺楚君當盜入建國門之類若盜竊寶玉大弓孰不知為陽虎盜殺韓相俠累孰不知為聶政盜刼秦王孰不知為荆軻而皆書盜者非為之諱正深著其罪也然軻又當别論

秦之無道刺之亦宜他若盜殺黄歇為李園盜殺費禕
為郭脩盜殺李廷孫為長史盜殺武元衡為李師道盜
殺王鐸為樂從訓皆悖逆之甚者所當大書特書以正
其罪若姓名不著則奸人漏網矣至彭天護之殺賈疋
回紇護輸之殺王君㚟以報仇也蘭京之殺高澄肅宗
之殺李輔國天下快之奈何盡為盜乎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戰國逮於秦漢讖緯興而妖誕之説熾趙氏首禍以篡

晉為其說者尤多史記趙世家趙盾夢叔帶持要而哭史援占之甚惡其說出於盾死之後以見大業之裔廢而復興也繼則有簡子鈞天廣樂帝賜翟犬自擬於秦穆公霸天下之兆矣後則有武靈王大陵處女之夢此或其淫慾致之未必盡誣夢之荒唐而得吉占以勃興示人無如簡子此因日食而夢侈然自以為吞日扶輪之意史墨或不悟其本懷歸諸吳楚左氏之筆又不及世家所載為私人頌禱之端耳

越得歲而吳伐之

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於木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掌可定也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慎之言乎辰而在丑己而在子矣越三年則戊午也歲在陬訾之口 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言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迨昭之八年則丁卯也今在析木之

津非史趙之言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亥也攝提格歲歲陰歲星為陽太歲為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已星居戌如左氏之說則卯而在寅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歷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為一百四十分其實歲星一年行一百四十五分然則每歲

而剩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

又

陳禹謨曰左氏凡言占候輙以歲所在為福所衝為殃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災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鴻烈解云云歲次所居五穀豐昌其對五衝歲乃有殃當居不居越而他

處主死國亡然則轉移象緯亦視主德何如耳

又

石虎欲伐慕容皝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苻堅伐燕燕司徒長史申胤曰鄴必亡矣然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及秦獲慕容暐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劉裕滅姚泓沮渠蒙遜曰古之行師不伐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

能久守關中

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洛水經洛陽周公所營洛邑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繫於郟以為天下之大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為王城後名河南我又卜瀍水西是為下都後名雒陽王城非天子時會則虛之下都乃保釐大臣所莅宣王車攻之詩朝會諸侯於王城下都則周公留雒而薨焉君陳畢公之命遞載

於書共和之周名閲春秋二百餘年世世相仍平王東遷實都王城至是敬王厭子朝之亂改營下都而合諸侯以城之復名成周曰成王城成周統括王城下都而言此春秋所書城成周則止於下都矣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今之刻本闕此文因考國策東西周原委從吴正傳補注得之近世習春秋家宗胡安國不識三傳為何物雕鐫散亂盡失古本全文矣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真西山曰周之望於晉者切矣而范鞅曰後事勿預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

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穀水經注魏鑿天淵池池即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狄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内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狄泉在兩冢之間晉永嘉元年洛

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又舊說言狄泉本自在洛陽北萇弘城成周乃繞之

且令城成周

東萊曰平王東遷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都者洛陽也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尚書洛誥卜澗水東瀍水西以為王城又卜瀍

水東以居殷之頑民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至景王皆居王城子朝之亂敬王出奔昭二十六年經書天王入于城周乃遷水東居殷頑之地今晉合諸侯以城之謂之成周而平王所居之王城猶為子朝支黨盤踞未盡至戰國而反名西周愚作東西二周考反覆詳言之

又

娓菴錄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

賜子家子雙琥

夢溪筆談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櫝將之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如醉肌温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者山川用虎節是也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吳張悌論司馬懿父子累有功於曹氏民心歸之已久

本根固矣姦計立矣與史墨論季氏語意相符然趙鞅

遂効尤為竊晉萌牙矣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胡一桂曰乾侯之事人道之大變也史墨乃妄引陪貳

之說夫天生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

歸之天道則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矣

左傳折諸卷二十四

左傳折諸卷二十五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定公

元年春王正月

仲逹疏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然則正月之時公未即位元必不改未改之日必乗前君之年于時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但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

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者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年經無正月傳因記城成周之事而有此句故録經文之疏于此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亭林曰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只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删其一蓋晉用夏正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前年傳曰巳丑此年傳曰庚寅庚寅即巳丑

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仲幾乃不受功者

田于大陸焚焉

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郭注今鉅鹿北廣澤河是也禹貢大陸既作蔡注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

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

水經注漷水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晉書地道記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晉太康地記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

又

管子奚仲之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車乘馬楊倞注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氏此云作車乘者蓋改制耳世本云相杜作乘馬杜

與土同乘馬者四馬駕車起于相土也呂氏春秋胡曹為衣乘雅作駕寒哀作御奚仲作車

萇叔違天

趙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于記女寛之論萇弘者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墜厥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公衍公為賓使羣臣不得事君

伐季之役公為實始與其謀昭公後黜公為立公衍猶曰務人為此禍也謂伐季果足為罪公為獨當之與公衍無與今叔季二氏主于廢昭公之後遂並舉之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

子常曰晉語欒共子辭于曲沃武公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語意絶肖皆忠臣生死不貳之詞

公之喪至自乾侯

蘇穎濱傳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愚按禮將葬則易名季孫謂榮駕鵝謀為惡謚則公喪初至之時猶未有謚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蔡傳以為成王未葬未謚之稱而孔疏謂新升王位即指康王顧命皇后憑玉几現有可據大行皇帝漢以後之稱則三代始薨之君大抵竟稱公耳

溝而合諸墓

季氏葬昭公于墓道蓋與羣公絶矣孔子溝以合之溝在墓外也王莽葬元后于渭陵既與元帝合矣復溝以絶之溝在陵内也莽知春秋故竊孔子之制而反其意

故季平子禱于煬宮

戴冏得謂煬公伯禽次子一云伯禽弟蓋舍子立弟也愚按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嘗舍長立少矣而戲不終于位桓公亦隱公之弟則自以太子當立立弟以繼兄者惟煬公為然立煬宮者取義如是

而潛師于巢

愚菴曰見舟伐桐潛師在巢用伍員誤楚之謀也韓信陳船臨晉伏兵夏陽類此

有兩肅爽馬

釋畜馬無肅爽之名爽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云肅霜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　隨州有驌驦陂因唐侯得名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

媿菴録曰晉自平邱以来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乃令上請國老下合十七國君名義既震聲勢遂張庶幾可以復伯矣而荀寅者竟以賄失之夫蔡所以棄楚如晉既以囊瓦求貨故而寅之貪無以異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晉伯所以遂衰而吴越所以横行上國也

晉人假羽旄于鄭

范匄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以貳至是復假之于鄭而旆以賤之諸侯皆貳矣既無御人之材又無容人之

之度憸人誤國世運隨之

晉于是乎失諸侯

李竹湖曰或曰晉之廢也有楚弗𢹬有吳弗抑二强並立霸權遂弱曰中夏苟合夸狄豈能問乎自執叔孫婼與諸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

兆矣終于衛侯齊侯且伐晉矣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雖然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葢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魏舒南面蒞政干位以令大事强家多門各求封殖削弱之禍獨歸宗國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權也至若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陽楯而宋卿賈禍或取季孫之賂而昭公不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晉師無功或索魯十一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晉國之壞尚誰咎歟

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王當曰子魚辭辨而正史記以為史魚之言誤矣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是佞也蓋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

將長蔡于衛

入春秋之始蔡之先衛者多矣桓五年繻葛之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直至僖四年

名陵之師齊以諸侯侵蔡蔡此時黨楚而為諸侯所伐于是踐土之盟衛先于蔡矣祝鮀摘舉衛之德蔡之違以伸其辨而王朝列國之人無有考據冊書與之上下其議論者耳

封父之繁弱

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于雲夢是繁弱為弓名也嵇叔夜詩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殷民六族

東漢杜林疏言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惡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叔所以挫其強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志漢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以削弱六國強宗云云元凱注不同此意于下文因商奄之民句注云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蓋康叔封殷墟殷民七族即在其地故于魯公六族亦無遷徙豪族之説再于唐叔懷姓九宗之句注云懷姓唐之餘民孔仲達遂云懷姓居晉地而不言

殷民知唐之餘民也伯山奏疏將七族六族九宗一并合看説書既不瑣碎更得經國馭民之理勢周公本有遷殷頑民于雒邑之事漢徙郡國民以奉園陵未必不祖此法伯山因光武新定天下而上此策有由來也但元凱考據最博伯山又係其先世何至脱漏其旨此疏范書本傳不載出于袁宏後漢紀録之俟考

備物典冊

尚書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注殷先世有冊書典

籍載殷改夏命之事周禮春官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禄則賛為之以方出之註以版書而出故亦曰方策中庸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策與册同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體制一同策晉丈之文傳載之矣成王策魯公之文所謂命以伯禽者也漢制策命之簡長二尺短者半之用篆書罷免用尺一木兩行用篆書故曰下尺一之詔為罷免者言也

又

劉光伯曰命以伯禽與命以康誥同是冊命篇名若君陳君牙篇名一例　伯禽康誥二篇今闕書序百篇亦不列目

終葵氏

考工記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齊人名椎曰終葵蓋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録晉宋人多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至作鍾馗傳謂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為無稽不知張説孫逖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于開元久矣按明誠此辨最確然遺却終葵氏之見于左傳葢古人得姓或因先世所業之官匠為匠氏陶為陶氏秦非子養馬别子馬服氏庚信賦我之掌庚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終葵氏者豈非瑑圭之工之後裔乎

取于有閻之土　取于相土之東都

疏以共王職為朝宿邑以近京畿猶魯之祊田也以會東蒐從王巡狩為湯沐邑若鄭之許田也

疆以周索

疏考工記器量銘時文思索索法也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之謂也戴文光曰周戎二索八索之二蓋即以九邱解八索與八卦為八索者另一說愚謂地域志有四至八到以索訓地宜殊為得解

五叔無官

五叔杜注以管蔡郕霍毛當之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

振鐸而無毛叔聃元凱本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語但顧命六卿毛公列于司空則非無官矣是篇下文明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豈非以其太姒屬毛之子未嘗擢用王朝而為是言乎顧命孔仲達疏又曰畢毛文王庶子以史記為定著富辰所列之十六國未必專以嫡庶長幼為後先也且史記謂周公為管叔之弟蔡叔之兄而富辰先管蔡而後魯衛大約依分封之次第舉之考武王初封武庚即命二叔監殷而周公曲阜之封乃在其

次當以傳説為準

沈人不會于召陵

在漢為平輿縣許劭靖兄弟居此少峻名節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故汝南有月旦評世謂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楚世家云囊瓦殺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奔吳徐廣遂以嚭為郤宛子陳啓源曰傳明言郤氏其與伯氏異族可

知況州犂為伯宗之子自晉奔楚嚭乃其孫才傳兩世安得便分氏族史記恐屬傳會杜以為郤宛黨得之

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

吳越春秋伯嚭來奔于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愚菴曰嚭為祖復讐子胥為父復讐初本同志迨後則忠佞分焉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地理通釋晉泰始中立州于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宋齊以來常為邊鎮郡縣志申州古申國也魏文帝分置義陽縣故平靖關城在縣南七十六里義陽有三關之塞此其一也武陽黄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寰宇記義陽山在軍治東五十步冥阨塞在軍治東南五十五里有大小石門皆鑿山為道以通往來呂氏春秋九塞冥阨其一焉左傳大隧即黄峴直轅冥阨乃武

陽平靖也

又

南北朝梁魏爭義陽普通五年梁將李國興攻魏平靖關楊乾攻武陽關又攻峴關皆克之國興進攻郢州魏刺史裴絢拒之梁軍引還此即沈尹戌所籌之故道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革用木杜注皆以為軍器殊未明白愚意木舟也革車也舟師餽餉寢宿皆堪持久車師雖便較之乘舟則

宜輕速矣楚自武文抗衡上國以来習用車戰其左右廣左右孟莫非車乘之法吴則止利舟楫也雖楚靈嘗為舟師以伐吴而巫臣自晉使吴亦嘗教之車戰然長岸之戰楚獲其乘舟餘皇迨後爭長黄池不惜溝通江淮此傳上有舍舟淮汭之文然大軍深入未有不水陸兼行者下云大别小别皆江夏界而柏舉即今黄州長江合戰其不廢舟師明矣

自小别至于大别

禹貢內方至于大别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别鄭康成以
為在廬江安豐縣𫉬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則二
别近漢之山無緣得在安豐矣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
縣南大别山酈注俗名檀山峴蓋大别之異名也經又
北過安豐縣注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𫉬敗
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晉立安豐郡西北蓼縣故城漢
封孔藂為侯國云云又水經江水東逕邾縣故城南鄂
縣北左逕赤鼻山南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左則巴水

注之酈注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别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經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注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黄云云按晉書地理志安豐郡所統有雩婁安豐蓼諸縣為今之頴州霍山與水經之邾鄂故城地勢遼遠邾與鄂今之黄岡江夏也在晉則為弋陽郡所統有軑蘄春邾諸縣而今世俗所傳亦有兩大别山一在霍邱與河南固始連界一在漢陽直江夏大江之衝

吳楚交兵多在汝蔡淮潁之閒固宜以霍邱之大別當之但曰濟漢則又與漢近下文陳于柏舉即黃州地也孔潁達無緣得在安豐之疑有所自來至禹導嶓冢之大別明以大別為漢水所經大江東下與漢合流晴川鸚䳇瀠洄演匯舍此誰適漢陽之大別一名龜山雖一卷培塿然經文所重在水不在山矣霍麥之水淮潁耳與漢無涉

又

胡朏明曰杜注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此二别在江夏界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别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又云小别山在汉州縣東相去五十里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二别相去一百二十餘里索隱謂甑山為大别非是

二師陳于柏舉

水經江水過邾縣南右得黎磯北鄖注北峴烽火州即

舉洲也吳楚陣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夏有洰水或作舉按郛縣今黄州也楚徙郛君于此吳芮為衡山王都焉晉毛寶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處北齊曰蘄唐曰黄州

敗諸雍澨

一統志在岳州府城東五里名㴽湖左傳為雍澨爾雅水反入為㴽張說集云㴽湖者沅湘蒸澧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泆為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為平野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朱愚菴曰公子偃竊出蒙皐比見莊十年胥臣蒙馬虎皮見僖二十八年此馬燧為戰車冒以狻猊象之祖也楚子使火燧繫象尾驚却吳師此田單繫火牛尾以破燕江逌繫火雞足以破羌之祖也故兵法之奇莫備于左氏　楊璇為零陵太守擊蒼梧桂陽賊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繫布索於馬尾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大破之

吳入郢

定哀以前無大國見滅之事若冠裳會盟之邦衛滅于狄齊桓公復之為五霸首功虞虢滅于晉愚極論之矣楚滅陳蔡不能救叔孫豹荀吳屢以為歎至是而吳之入郢以滅楚為志其强暴甚矣遂自速其亡句踐滅吳抑又甚焉其傳世亦不久使吳越不亡閱世以入戰國當不七而九矣其首禍自吳啓之乃在臯鼬之盟之後是故春秋之天下齊晉二霸維之也

又

此傳文也經文例當書入楚今亦曰入郢蓋傳寫之誤公穀二傳皆云入楚左氏經文之誤愈昭灼矣當日專家傳習三傳各自為經公羊以齊人多齊語穀梁以魯人多魯語隱之元年第二條經文公羊輒以邾為邾婁蔑為眛穀梁亦以蔑為眛此下不可枚舉非事與義所關聽其文字之互異惟單伯逆王姬以送為逆晉欒施出奔以齊為晉二傳之誤先儒辨之甚晰君氏卒尹氏

卒未可定是非此以入楚為入郢誤在左傳劉氏史通亦輒指其偽至吳入宮各妻其君大夫之妻狄道可惡公羊謂以不書子黙之陳義嚴正康侯乃亦書入郢以著其舍室之惡強傳會而反墮疑障矣

又

繩武曰春秋時吳入郢昭王出奔戰國時白起拔郢頃襄王退保于陳城蓋郢為楚都郢破則楚破矣故此處不書入楚而書入郢

夫槩王入之

吳入郢囊瓦之宫為夫槩王所有苻秦滅燕慕容評第中之物苻堅悉以賜王猛執政之臣貪黷而亡人國以是酬之也

楚子涉雎

雎與濉同亦作沮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入于江酈注晉咸和中為沮陽郡治沮水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

城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南對楚昭王墓王仲宣登樓賦云西接昭邱是也麥城即關羽走保處

入于雲中

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北之夢也此之雲中在江南

伍員與申包胥友

香祖筆記崔信明初仕隋為堯城令竇建德欲用之信

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朝按漁洋之言不知徵引何書更能考申胥所自出但吳語申胥華登子胥實稱申胥此必係包胥無疑以伍氏為楚世臣未嘗隱海畔也

申包胥如秦乞師

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

立依于庭墻而哭

媿菴録曰包胥跣哭秦庭千載猶有生氣不知平王之

世無極柄政讒慝肆行郤宛殺而子胥走何以得此死力于包胥也嗚呼忠孝至性必不以遇之厚薄為報之何如矣

九頓首而坐

顧亭林曰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

三拜也

又

繩武曰哀江南賦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頓首二字

拆用

王人殺子朝于楚

昌黎謂春秋士人不得志于其國則去之宋之鄭之秦

之楚文人信筆言之其實之楚者絕少惟楚有材晉實

用之楚多淫刑其臣多逃死于四方蔡聲子之云蓋道

其實若夫大逆悖叛與其國稱兵而敗者則以楚為逋藪宋華向君臣日戰楚乃助之既而受其逃焉子朝自昭二十五年奉典籍奔楚至是十二年矣天啓吳東破楚入郢子朝在楚莫有為之翼蔽者而後王人得以行其討焉劉文公合諸侯于皋鼬以伐楚先儒以為討子朝也子朝死而其徒儋翩諸人猶能為亂使敬王再致姑猶之遜皆十餘年間逸種于楚者也楚之惡殆如漢之三陲唐以後之海外同為化外而已矣

越入吳吳在楚也

陳桱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則吳稱子矣至吳與越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辛于房

補正房疑即防字古卩字作㔾脱其下而爲防字漢仙

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敎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

陽貨將以璵璠斂

呂覽季孫有喪以璵璠收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高誘注昭公在外平

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暴骸中原言必見發

掘

又

初學記逸論語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

而望之奐若也近而眎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

又

後漢書宦者趙忠喪父僭為璵璠玉匣注玉匣長尺廣

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

漢書霍光薨賜玉衣注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綴以黃金腰以下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是玉衣即玉匣上連璵璠爲句明是一物陽虎欲以璵璠斂季孫乃僭用天子之玉匣也元凱謂璵璠爲佩玉而正義引山玄水蒼釋之與喪斂無涉且使以佩玉隨斂附身之物即有僭踰朱穆亦不至剖棺陳尸而出之矣攺玉攺步周襄王嘗言以折晉文公之請隧知其與陽貨之用璵璠同一僭擬天子之喪制也

改步改玉

疏步謂行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鄭康成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跡繼武跡相及也中武跡間容跡是君臣步不同也又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申包胥以秦師至

王伯厚曰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

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讐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韓王成之讐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

奔楚為堂谿氏

瀷水經水出汝南吳房縣注縣西北有堂谿城故房子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堂谿故曰吳房也谿有白

羊淵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此淵畜牧者禱祠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仆自此絶焉

焚之而又戰

公穀皆以焚咸邱為火攻之始左則無傳杜注以為火田追成十三年鄭子駟攻公子班之徒曰盡焚之焚其市上之軍也此楚復國而與吳戰于麇凡再用火攻而勝自後秦白起伐楚燒夷陵蓋即子蒲子虎救楚逐吳之故道在荆門漢江之間唐人詩夷陵土黒有秦灰弔

古戰場傷哉唏矣

陽虎囚季桓子

黄若晦曰平子親逐其君非不彊何故身死未幾便為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大夫又降而陪臣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倣葢季氏逐君外而諸侯應之内則國人服之豈一手一足所能自辦皆彊力悍勇之家臣為之爪牙搏擊陽虎者實宣力焉假借長養惟恐不及不知利在其前毒在

其後餌丹樂以助强陽血氣既衰為癰為疽得不義之助者後必為不義所敗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蓋慎此也

王賞鬬辛鬬懷

子旗二子均賞外傳有或禮于君或禮于父之語蓋昭王當此懾于伍員之報父仇耳

以為樂尹

鍾建必鍾儀之後儀本伶官建嗣其職為司樂大夫

王使由于城麇

一統志故麇子國在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楚昭王使

王孫城麇處

小大何知

疏王肅斷小大何知為句言高厚既不知小大亦何所知也張與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則以高厚小大四字連讀

鄭滅許因楚敗也

媿菴録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

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公叔文子老矣

媿菴曰文子國之老臣知國故事察見陽虎之師以搆釁也既謝政去猶輦而如公使其計不行鄰好不失抑可謂忠矣孔子所以文之　文敬二仲以後罕聞此德音

陽虎强使孟懿子

媿菴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並書之見二卿爲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耳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

吳地記云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後葬常熟海虞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

乃今可爲矣

繩武曰鄢陵之勝范文子以為外寧必有内憂繁陽之敗子西以為乃今可為一則恐戰勝而驕以致亂一則欲因敗而慎以圖存皆老臣謀國深識遠見事相反而意則合也

于是乎遷郢於鄀

括地志鄀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傅士凱曰或疑子西不當臨難遷都非也郢本在江陵吳舟師泝流一水可達襄陽稍西北又居上流易以制吳今襄陽

抗扼南北天下之形勝稱焉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

京相璠曰負黍在頴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

黃城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

黍

以楊楯賈禍

娓菴録曰祁昌言使晉遂以身往楊楯賈禍客死不歸

任事之難如此亦足悲夫

乃執樂祁

張元德曰諸侯惟宋事晉善逆其使以懐之猶懼不来今范鞅黷貨賄爭權利卒使来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

樂祁告其宰陳寅

若晦曰桓文以前凡見于征伐會盟皆諸侯自相為謀蓋政在諸侯也自雞澤溴梁以後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行事宋之會多是趙武等説話蓋政自大夫也末後

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仲梁懷公山不狃北宫氏之宰樂氏之陳寅家臣事跡言語多見于傳蓋政自陪臣出矣以三者觀天下之勢亦自可知

天王處于姑猶避儋翩之亂也

則堂曰東遷而後天王四出始者惠王以子頹之難而出其出其入皆不書為王諱也及襄王以子帶之難而出書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難再出再入春秋詳記而備言之且曰王室亂言其亂形已兆猶幸其出

而能入也至敬王以僭嗣之亂再出遂不復書始之不書諱之也終之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于是為之廢書是時中國失霸晉齊魯宋皆有危亡之證而王國大亂相仍無以表正中夏春秋胥為戰國矣

左傳折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戴天民

左傳折諸卷二十六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定公

乃盟於瑣

瑣經作沙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李廉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齊景公果能撫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諸夏桓公之勲何不可復顧無非以圖晉為事而

國權歸于厚施之陳氏我躬不閱何以治人為也　經傳皆承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止齋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顏高之弓六鈞

伯厚曰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其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愚菴曰史記正義云孔子在衛南子招孔子為

次乘過市顏高為御據此傳文顏高斃于陽州其事在定八年而孔子世家序過匡于是年之後則顏刻之非即顏高明矣招摇次乘又在過匡之後則在衛無顏高為御之事又明矣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周禮大宗伯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儀禮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晉此時范氏當居上大夫趙中行自居下大夫所執如是以見魯君季氏居

上大夫始效之亦尚羔也傳蓋譏魯號秉禮之國廢棄既久反媿于晉耳

又

白虎通卿以羔為贄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奉命適四方當自正以事君也又曰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古者質取其内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

晉盟衛侯于鄟澤

春秋自晉主夏盟以来凡四大局一則城濮敗楚再則三駕制楚三則宋之盟晉楚弭兵四則皋鼬盟復謀伐楚追吳師入郢楚方不競使晉于此仍能干齊鄭宋衛諸國輯睦撫綏之則中原之勢可以萬全乃自飲于綿上而宋叛會于鹹而齊鄭叛盟于鄟澤而衛叛于是文公悼公之遺烈瓦解氷泮矣故趙范二鞅者晉國之罪人亦春秋之罪人也　此四大局乃晉主夏盟之始終

前乎此者齊桓公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有一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後乎此者黄池之會晉已失諸侯僅挾一魯以合騶起之吳且遜之先歃者也自是獲麟絶筆而春秋為戰國矣

衛人請執牛耳

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襄二十七年傳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武伯問于髙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今衛君與晉大夫盟當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

說苑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令于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于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五日而令畢百姓巷哭君

乃名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

乃出東門閉西門

晉人請改盟弗許

晉嘗以此行于魯矣魯文公朝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既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文公遂復如晉此時晉文之威德足以震服遠人為晉卿者趙衰碩德老成也至此昭頃積衰方在齊鄭衛盟鹹盟瑣之後相率以謀叛晉趙鞅不務德而欲逞桀黠以制人施之于國中

則足以凌同列欺弱主施之于列辟徒名亂而開戰國之漸已耳

順祀先公而祈焉

夏父弗綦之逆祀歷五公弗能易而始改正于陽虎之手胡氏傳引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矣薨乾侯不得終正寢薨七月不以時歸葬兆域又不得同先君在墓道南其主又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卒陽虎專季氏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始以

昭公從祀太廟蓋意如禱煬宮陽虎順祀先公奸臣不畏人而畏神其情一也王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亦是此指

又

劉原父曰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何以能集意者虎實惡季氏以臣凌君先正逆祀以微示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指可見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以祈作亂竟被此名矣愚按陪臣欲

張公室別卷皆極論之南蒯對齊君之詞忠志可亮而不狃居吳而阻其伐魯尤盛節也衛北宫氏之宰能滅齊氏使靈公復位佛肸據中牟其志得行豈不可以遏三家分晉之禍獨陽虎用璵璠竊寶玉行事皆不正適齊而說齊伐魯脫齊果滅魯周公之祀不其忽諸迨助趙鞅以伐衛佐蒯父子之間考厥平生無可未減然則其未去魯之時頤指季孟何以橫行若是曰侯景事高歡預其秘謀歡死景即叛洋陽虎之于季孫斯亦猶是

也水母目鰕鰕去則瑣蛣無所得食陽虎作難而斯與何忌皆束手自然之勢也

林楚怒馬

怒有稱之于牛者田單火牛怒而奔燕軍是也有稱之于羊者唐人小說柳毅傳犠顧怒步是也馬則有驕馬惡馬泛駕奔踶之號王荆公集句贈蔡天啓詩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皆怒馬之類　列子怒馬棱車可得而乘後漢第五倫傳鮮車怒馬通鑑神策軍士華衣怒

馬注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之也公羊怒馬作駷馬

已衰經而生子

陳蕃爲樂安太守民趙壹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

又

風俗通袁伯楚爲光禄卿于服中生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于無後故舉之字曰元服不隱其過應仲遠駁之

謂元服名賀父安為漢司徒忠蹇匪躬故無此事安字卲公字伯楚者名彭亦以清德著俗妄說也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詞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阻子產之治子產屈焉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

又

王伯厚曰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又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按論衡云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為三尺葢周之遺制又曰子產鑄刑鼎以救敝俗也叔向猶譏之況鄧析竹刑又改刑鼎之舊乎析著書列刑名家有曰君父于臣子無厚固不仁者駟歂殺之乃其自取而左氏責歂不忠曷若責其用刑書乎

淮南子鄧析巧辯而亂法漢藝文志法家有鄧析二篇陸貞菴曰今世有鄧析子書曰無厚轉詞者二篇大抵商鞅韓非語也竹刑將非此類乎子然之殺之吾以為後矣何謂不忠吾謂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不在殺鄧析

君子謂子然于是乎不忠

晁无咎曰自子産鑄刑書復叔向之書自以為救世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

王制宜誅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舉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貫死而傳謂駟歂不忠夫誅一邪臣正以忠于鄭去一亂人之雄忠于先王後世多矣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劉知幾史通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牀笫之私不得掩焉楚昭讌遊蔡姬許從死矣漢武帝時有禁中起

居注明德馬皇后譔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皆出宫中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具録内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

親富不親仁

朱子注孟子引陽虎爲富不仁之言曰虎此言恐求仁之害于富也鮑文子告齊景公大意亦出此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陽虎奸狡與侯景絶類齊景公賴鮑文子之諫不受其

禍梁則朱异謀國不臧覆亡繼踵戰國楚懷貪商於之地伐齊受敗亦大類蕭梁但張儀之嫁禍實忠于秦故不可與陽虎侯景同論馬植郭藥師構釁兩邦而北宋受女直之敗蔡京之謀國視鮑文天壤矣

載蔥靈

蔥靈注䟽以為衣車兩旁開蔥可以觀望蔥中豎木謂之靈子則是以蔥為窻以靈為櫺矣徧考字書説文蔥





與窻從未相通正字通䓗蔥靈喪車也引左傳此句愚意

葸俗作芻當是芻字之訛檀弓塗車芻靈明器之道也偽為芻靈之車而寢其中以免譏察范雎初入秦畏穰侯則匿車中豈有奔亡之人疏櫺洞達顧盼自如哉

趙氏其世有亂乎

此聖人論理之言也然竟不驗鞅與無恤繼世遂為趙氏篡國之祖百家雜説稱簡主襄主之功德不一而足韓非子陽虎逐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不可相簡子曰我執術而御之陽

虎善事簡子興主之強幾至于霸蓋時至于此春秋戰國更變之大關鞅虎二賊之相得如賈詡之歸曹操敬翔之事朱温臭味相投

東郭書讓登

邵二泉曰東郭書讓登爭先也犂彌讓下亦爭先也曩與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言先登是又難也如縣之靳書先而猛畧後焉

又

以短篇摹寫二人搏戰情景如畫惟門陽州攻廪丘伐夸儀及張骼輔躒致楚師數則筆力神妙在內傳亦不可多得孫策神亭典韋濮陽其人其事可以追步前蹤而承祚之與丘明文筆或未達一間矣

晉車千乘在中牟

疏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此言晉車在中牟又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為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當

別是一地必非河南中牟也此中牟在河北但不復知其處臣瓚云趙界自漳水以北中牟當在漯水之上今按史記正義云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

諸師圍亡在中牟

燕慕容翰奔段遼燕主既敗於柳城段蘭欲乘勝追之翰詭說于蘭蘭遂不進圍之阻中牟人勿伐衞君託名料敵實則翊故主也公山不狃亡于吳吳欲伐魯對夫

差以為未可得志陳恒救鄭以拒晉師荀寅出亡在齊告恒以晉將以輕車千乘壓齊師者勸其返兵蓋均有不忘宗國之忠焉

又

紹興之末完顏亮寇蜀貝勒請勁騎數千長驅先入張仲孚副馬為蜀危之謂之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危道也金兵乃止其衛宋之忠甚篤又張祖仕元官為尚書明高帝後信任以為中書叅政元順帝謂

昶已死贈官加謚昶聞而媿之明遣平章長壽辰德歸元昶乃奏書以達元主為揚憲所發羅極刑此必不然者也昶之不忘故主有之至謂導元兵襲金陵明之帝業已成豈有此時勢哉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杜解補注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絶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

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孔丘相

孟子云孔子為魯司寇家語皆同而臧武仲先嘗為司寇為季孟所用即其官也夏父弗忌嘗為宗伯而三家則有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之事三家

蓋兼官而夏父弗忌臧武仲孔子乃其專官此如晉魏以下之諸曹尚書非周禮之六卿率屬者也

又

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左氏春秋内外傳亦不道獨荀況言之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為此說以誇其權爾愚謂其說有自來由于誤解祝其之會孔丘相之說杜注相相儀也襄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介與相互為名鄭伯請伐陳適

晉子西相從宋之盟適楚子產相晉侯宴齊侯中行穆子相皆一時會盟擯介之職非執政之比顧亦多以卿為之若子叔齊子介季武子以會于向子貢為子服景伯介以如齊是以大夫相卿士相大夫夾谷之會州仇何忌之徒皆不勝其任孔子此時名德漸隆國論交推因舉以當之爾官為司冦亦非卿也臧武仲嘗為司冦乃詰盜之官宋有大司城大司冦則世卿執政必桓戴之族為之而魯無是秩魯之卿專屬三家昭定以來相

魯者惟一季氏穆叔指槛以擬之者也荀子誤于孔丘相之説而遂謂孔子爲魯相子順又有先君相魯三月謗止之説史記世家從而增益之謂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曰攝者亦知孔子之未嘗爲卿而支吾其詞也春秋時不爲卿而得君以相國者亦有其人管仲相桓公其時齊卿在高國而不在管氏所謂天子之二守者也孔子見行可之仕僅曾采聲望于季桓曷嘗蒙委任于魯定乎然則憤聖人之失職而飾説以夸其權者況與子

長均坐此病矣　孟子為卿于齊卿乃客卿亦與相儀之相同

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

章俊卿曰左氏載犂彌言于齊侯使萊人以兵刼魯侯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凡幾未嘗有以兵刼人之事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刼之何以示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説而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刼公之事

但曰奏夸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説互異將誰適從乎至孔子使茲無還辭盟之語尤不可信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

媿菴録曰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説為正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又

嚴開止曰鄆讙本魯邑陽虎居鄆陽關以為政具敗也又入讙陽關以叛虎奔齊因以邑入齊今歸田荅魯好

也以聖人之行事而同賈豎之爭言豈當日之信史哉

且犧象不出門

疏司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灌用雞彝鳥彝其朝餞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章俊卿曰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于聖人乎何與此自爲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横見侵奪與之好則壌地復歸比年魯與齊隙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加兵于齊逮是年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侵地復還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又誰之力乎揚雄曰齊人章章歸我

侵疆借如此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

又

媿菴録曰按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未有言歸田者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而言来歸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公閉門而泣之

媿菴録曰此二事摹畫欲絶魋惡令人好尚若此禄山林甫又何可怪也

將墮三都

朱子曰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猒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于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然此牙兵又不馴于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

登武子之臺

泗水經注曲阜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公山不狃帥費攻魯公入季氏之臺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髙五丈周

五十步臺南四里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按昭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亦即其處臣以拒君之討君以制臣之叛皆倚此臺而與大庭之庫並峙其閎峻可知矣

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處父嘗勸孟孫殺季桓子矣至是又導孟孫不肯墮費蓋若輩者効忠于私家而全不知有公室者也若趙氏之董安于郈無恤有此數輩不難化家為國魯適有陽虎侯犯為蠹于季孫叔孫而仲由又為費宰二邑之墮

如承蜩之掇所謂見行可之仕也何物處父為搰其間天不助順聖賢其如之何哉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

杜注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昭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杜注郥陽蔡邑按郥陽郥氏一在蔡一在晉衛之交蓋兩地名也朱竹垞曰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郥字第有鄍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改鄍為郥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鄍字愚按盟

于溴梁今本皆作溴以目為自與鄭之以自為目錯悞

正相等

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月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

出河

孟達為魏新城大守陰許歸蜀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上表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間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矣司馬懿潛軍進討倍道兼行達遂被擒邴意茲之策與達謀絕類而晉

國無人齊衛兩君蓋亦有所侮而動也

齊侯欲與衛侯乘

楚共王爲陽橋之役蔡侯許男皆乘楚車謂之失位今欲使衛侯乘齊車衛其甘之乎使告曰晉師至矣明欲以此却齊也如齊晉投壺而齊臣公孫傁以齊侯出亦不甘心附屬之意

趙鞅謂邯鄲午

寰宇記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

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郭

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春秋何等書法公羊反其說而後世凡云興晉陽之甲皆以清君側為言至外傳記趙簡之使尹鐸為晉陽因其叛君始禍所基遂倚之以為窟穴國策載智伯率韓魏決水灌晉陽反敗于趙趙氏開國根本實于是乎在夫自後人追憶先業而言則為商之景亳周之豐鎬漢高光之關中河内殆可比論自

史筆誅青叛臣而論則爲趙鞅之晉陽推之及于董卓之郿塢公孫瓚之易京安史之范陽朱温之大梁皆是物也讀史者可不知史法而等夸視之乎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穆文熙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殺邯鄲午非其罪激成范中行之禍此其始禍者非鞅乎乃二子出奔而趙以韓魏得復其位則晉國爲無刑矣後乃假罪安于尸之于朝將誰欺哉

三折肱知為良醫

孔叢子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衆賓復獻攻療之方弟子曰夫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乃復獻方將安施夫子曰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楚辭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臣富而君貪其及子乎

齊晏子所以不受邶殿鄭伯張所以盡歸餘邑蓋懼此也

梁嬰父惡董安于

晉三卿齊田氏魯季孫皆處心竊國者也季之家臣南蒯陽虎相率畔之趙則董安于郵無卹競爲死黨故趙得國而季無成田氏在齊始則側目于欒高繼乃屈體于高國若司馬懿處曹爽鄧颺之間沈機不露乃乘隙猝發勃不可禦季氏自武悼相承指楹共惡比之桓溫

父子功高志滿舉國慴其餕而莫之誰何終于共覆而已

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

視死如歸烈丈夫之行止一二人自為之耳多人而相率為樂死惡生其何以致之哉田横海島五百人諸葛誕壽春麾下數百人恩結義感宜爾也罪人三行歐陽子所謂小人之尤而亦能之行陳之際鈇鑕在後其為威之所刼不待言然句踐之能役其民而死生惟命其

雄畧先見于此矣

闔閭傷將指

杜注作足大指以斷足指而屨為所取也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出儀禮大射孟子曰巨擘也食指出左傳將指出儀禮大射注無名指出孟子小指出儀禮亦名季指據此則將指為手指矣今人斷中指者必死傷足拇者猶活當從正義為是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宋紹興中和議成張伯麟以此言題于太學壁秦檜怒坐以誹謗配吉陽軍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隨隱漫録論姓氏之法以意推廣為十七類首曰以國為氏而曰支庶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愚按史記鞅本傳魏公叔痤薦鞅于惠王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鞅此時已去衛適魏矣未始不稱公孫鞅也戰國之世趙有趙成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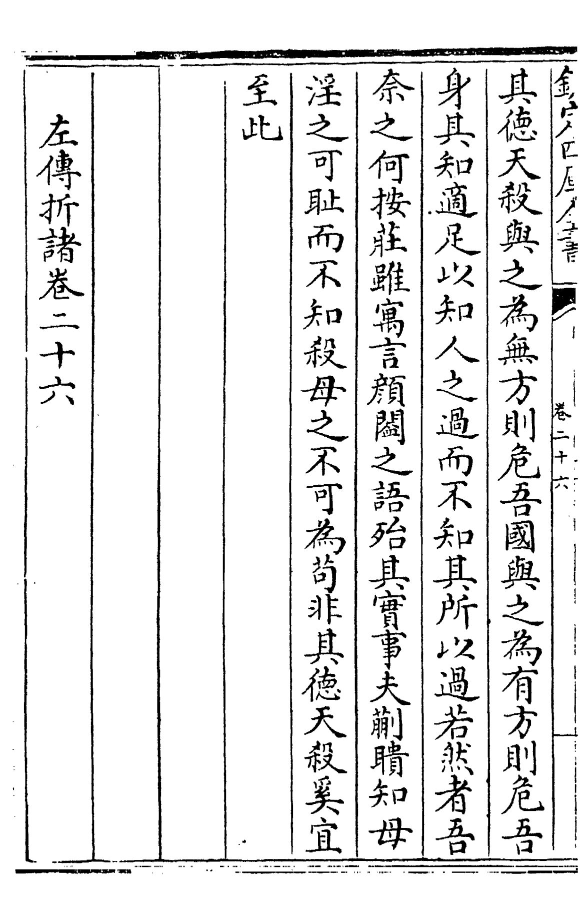
文趙造韓有韓朋韓珉周有周最周咎在其國亦未始不稱國稱官雜説之徒讀書少而好為臆斷往往以此眩惑耳目故特表之

盍歸我艾豭

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

莊子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



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按莊雖寓言顔闔之語殆其實事夫蒯聵知母淫之可耻而不知殺母之不可為茍非其德天殺奚宜至此

左傳折諸卷二十六